

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是如何垮掉的



光亭 军事历史研究者

2018-11-27 08:14:08 来源：观察者网

https://www.guancha.cn/guangting/2018_11_27_481159_s.shtml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光亭】

淮海战役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的，通常都是说80万对60万。虽然80万只是账面的数字，有些编制上的部队并没有参战，如第1绥靖区的5个军10个师约10万人，属于徐州“剿总”的作战序列，也被算在80万人以内，但并没有参战。

尽管参战的实际兵力并没有那么多，可相比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，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兵力对比上要好多了。但他们最终依然难逃失败的结局，原因有很多，士气衰败军无战意，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失去了斗志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派系内斗影响军心

影响士气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内部，由于派系林立，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导致离心离德，难以形成合力。

在高层，国民党在南线有两大战略集团——刘峙的徐州“剿总”和白崇禧的华中“剿总”，淮海战役作为国共双方在南线的战略决战，理所当然应该把两大“剿总”合并，统一指挥，也更便于调配兵力和物资。



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士气衰败毫无战意

蒋介石也曾确实有意将两大“剿总”合并，交给白崇禧统一指挥。一开始白崇禧看到能指挥这么多部队，非常高兴。但和李宗仁一商量，认为徐州战局态势险恶，取胜的机会并不大，一旦战败，不但兵权会被收回，甚至还会被追究责任，是个明显的“背锅”职位，所以白崇禧就拒绝两大“剿总”合并。

而且华中“剿总”除了同意黄维的第12兵团调往徐州——说实话，白崇禧其实也管不住黄维兵团，蒋介石能够直接指令黄维——后来蒋介石还想调第20军和28军到徐州，白崇禧就扣住不放。这成了后来批评白崇禧故意拆蒋介石台的重要例证。



白崇禧故意拆台

在兵团一级，派系矛盾就更明显，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“嫡系”与“杂牌”之分。这直接导致将领之间貌合神离，互不信任，只顾保存实力，作为日后发展的本钱，往往在作战中对友军不加援手，坐观成败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这次会战中表现最为突出的，要算是黄百韬与邱清泉、李弥之间的矛盾了。

黄百韬在1948年初的豫东战役获得青天白日勋章，邱清泉却因救援不力，受到解职处分。据说，邱清泉受处分也十分冤枉，因为国防部在空投的命令上先动了手脚，有意误导邱清泉的救援方向，才招致失败。

邱清泉对于受到处分，极为不满，曾跑到国防部第三厅大闹了一场，拍桌大骂说国防部里有匪谍，同时也将这股怨气，全记在黄百韬的头上。

黄百韬在苏北、鲁南与李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并肩作战，似乎没有什么芥蒂。但黄百韬的武功有时比较突出，因而招致李弥的猜忌。所以在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，国民党全线向徐州收缩，李弥在没有通知黄百韬的情形下，就提前把部队撤走，导致整体防务出现缺口。即便第3绥靖区起义，但如果李弥兵团还留在曹八集接应黄百韬的话，黄百韬也不一定会陷入包围。

之后，邱清泉、李弥兵团东援黄百韬，区区40公里毫无险要地势的平原，竟然十二天才前进了30公里，平均每天3公里都不到。除了客观原因，邱清泉、李弥两人在主观上也根本不愿意全力以赴。

对这一点黄百韬看得很清楚，战役开始前，黄百韬就对“总统府”战地视察官、陆军大学时的同窗李以勳说：“看来这次，我这个兵团是首当其冲了。我兵团才十多人，陈毅的主力达三十多万，如果集中来攻，我兵团必败。古人说：胜则举杯相庆，败则出死力相救。如果我被围，希望其他主力兵团来救，恐怕是办不到的。”陷入包围后，他还对部下说，“就算相隔五里，邱清泉也不会来救我！”

不要说像黄百韬这样的杂牌兵团，就连嫡系王牌的18军军长杨伯涛回忆，当在双堆集陷入包围，接到死守待援的命令，各军师长无不相顾失色，因为都知道要靠别的部队出力来救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“死守”就是“守死”。

所以，在整个国民党军内部，从“剿总”到兵团司令、军长师长，都是私心自用，不识大体，全然不明白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的道理，毫无团队协作可言，军心士气自然无法拧成一股绳。

解放军的攻心为上

解放军方面的攻心战更是搞得有声有色，不但传统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，发给路费释放回家等政策继续得到贯彻，而且还增加了送还伤兵的新举措。

例如，在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，对一些负伤的俘虏都采取了发放路费自行回家的办法。不要小看这一招，黄百韬兵团里 63 军、64 军都是粤军，大部分官兵老家远在广东，这样裹着绷带拄着拐杖千里返乡，一路上等于是在宣扬国民党军打了败仗，也成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活广告，无形之中就起到了瓦解军心、涣散斗志的作用。

还有，在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之后，解放军就雇了民夫将国民党军的重伤员俘虏抬到蚌埠，在这样送还的伤号俘虏中，不仅有普通士兵，甚至还有军官，连黄维兵团第 10 军 75 师师长王靖之都在送还之列，累计有将近万名重伤俘虏被送还给国民党军。



送还伤员

策反工作也是解放军攻心战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淮海战役中，解放军的策反工作更是非常出色，第一阶段第 3 绥靖区的起义，为截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，最终形成合围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

在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时，廖运周的 110 师战场起义，直接导致黄维第一次突围计划的破产。这个时机非常关键，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刚刚形成合围，包围圈还不严密，如果黄维兵团全力突围，或许有可能成功。但因为廖运周起义，突围失败，不仅大大挫伤了士气，最宝贵的时机就此错过，解放军巩固了包围圈，再想突围就没那么容易了。

同时，由于廖运周的起义，110 师所在的 85 军本来就不是 12 兵团骨干部队的“土木系”，所以军长吴绍周被请到兵团部居住，名为照顾实为软禁监视。85 军的另一个师 23 师被分割使用，而且还都用在第一线，完全是作为挡箭牌。在粮食和弹药的分配上也比“土木系”部队要差，这样的上下猜忌待遇不公，加上廖运周和其他一些起义或被俘的军官给 23 师师团营各级军官写信劝降，最终促成了 23 师于 12 月 9 日投诚。

战争史上的奇迹

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陈官庄之后，为了在战略上配合平津战役，对杜聿明集团采取“围而不歼”，从 12 月 16 日起进行为期十天的战场休整，后来又再延长了十天。在这二十天里，解

放军的政治攻势更是进入了一个高潮，战场喊话、广播劝降，以及在阵地前沿设置大幅标语“优待俘虏”，“欢迎起义投诚”等。还组织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在前沿喊话，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。



战场喊话是很有效的政治攻势

传单、宣传品则用迫击炮、六零炮打到国民党军阵地，并且在阵地前沿放置食物、香烟，让国民党军官兵来拿，当然也会在这些食物旁放宣传品。甚至把大肥猪杀好洗净，在肚子里放满传单和劝降信，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。

12月8日，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联名给杜聿明、邱清泉、李弥写劝降信，由俘虏送进包围圈。杜聿明看了信一言不发，邱清泉看了一半就把信烧了，尽管如此，还是对他们的心理有所震动。

12月17日，毛泽东还亲自为前线部队写了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广播稿，在前沿阵地反复广播。

杜聿明将军、邱清泉将军、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：

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，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，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。你们想突围吗？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，怎么突得出去呢？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，有什么结果呢？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。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，这就是大炮和炸药，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、土坦克，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、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？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，剩下你们两个兵团，也已伤俘过半。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，强迫编入部队，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？十几天来，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，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。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，横直不过十几华里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，我们一颗炮弹，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。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，跟着你们叫苦连天。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，大家很不想打了。你们当副总司令的，当兵团司令的，当军长师长团长的，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，爱惜他们的生命，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，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。

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，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，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。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，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，黄维十一个师，孙元良四个师，冯治安四个师，孙良诚两个师，刘汝明一个师，宿县一个师，灵璧一个师，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。其中除何基洋、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，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，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，赵壁光、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⁽¹⁾以外，其余二十七半个师，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。黄百韬兵团、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，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。你们应当学习长春叛国将军的榜样⁽²⁾，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、赵壁光师长、黄子华师长的榜样，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，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。只有这样，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。你们想一想吧！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，就这样办。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，那就再打一下，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⁽³⁾。

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

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

毛泽东还亲自为前线部队写了

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广播稿

尤其是针对杜聿明集团补给断绝，官兵陷入缺粮少吃的困境，解放军还发明了“敲饭碗”的攻心战，就是在开饭时，前沿阵地敲饭碗，以刺激已经饥肠辘辘的国民党军官兵。最具威力的是在前沿向国民党军官兵供应包子、烧饼，只要愿意，就可以过来吃，而且吃饱了还可以回去。这对于包围圈里已经只能用树叶充饥的国民党军来说，诱惑太大了！

开始是零星人员过来吃，后来越来越多，甚至排长连长都来了。开始吃饱了还回去，后来就干脆不回去了。尽管国民党军也加强

了监管，甚至除了哨兵其他枪支全部集中由军官看管，但仍然无法阻止士兵们跑到解放军阵地。

高级军官也害怕真逼急了激起兵变，李弥就对部下说，“悄悄向团长、营长说明，士兵愿意去共军那里去，就随他去，吃饱了回来也好，不回来也好，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准带武器过去。”

向对手提供食物，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，这种攻心战无疑极大瓦解了国民党军的士气。

解放军还在一些便于控制的隘路，部署好封锁火力，然后公开通报，号召包围圈里的难民和散兵出来。几天之内，就有数千人跑出来，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挟的平民、学生，也有少数散兵。对于解放军这个“网开一面”的措施，国民党方面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减少一些吃饭的人，减轻包围圈里的粮食供应压力也好。

从12月16日到1949年1月6日，杜聿明集团总共有约1.4万人跑到解放军阵地投诚，几乎占杜聿明集团总兵力的十分之一，这些人投诚之后，第一个要求就是吃顿饱饭，然后就告诉解放军包围圈里的情况，其中的大部分随即加入解放军，调转枪口参战战斗。

对于解放军的攻心战，杜聿明就回忆道：“解放军的政治攻势，使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，惶恐不安。”刘峙也认为解放军的策反和阵前喊话、送饭等攻心战“在作战上之利益，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十万兵力”。

正是由于内部的派系争斗，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，最终使国民党军的军心动摇士气衰败，那么战败也就不奇怪了。